

肯·米歇尔的乡间

肯·米歇尔 著
余廷明 译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肯·米歇尔的乡间

Ken Mitchell Country

肯·米歇尔 著
余廷明 译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2004年·香港

A0317037

肯·米歇尔的乡间

肯·米歇尔 著

余廷明 译

* * *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香港轩尼诗邮政信箱 20107 号)

印刷:博艺坊工作室

* *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2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962-771-216-7

定价:25.00 元

Acknowledgement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in China is undertak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anada / avec l'aide d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du Canada.

感谢海南大学对出版本书的支持!

My hearty gratitude goes to Prof.
Ken Mitchell at University of Regina,
Canada, who kindly authorizes me to
translate his works into Chinese.

肯·米歇尔与加拿大草原文学

加拿大的草原三省，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艾伯塔，昔日是野牛出没的地方，一片荒凉。经过加拿大各族人民许多代人的开垦，现在是沃野千里，良田一望无际，牧场风吹草低。草原上生产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都以高品质享誉全世界。草原人民对加拿大经济发展贡献是不可估量的。草原肥沃的土地也孕育了根深叶茂的草原文学。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往往起源于农业劳动。草原上的劳动者大多数都是从事农业劳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加拿大民族的文化。草原文学是加拿大民族文化中的瑰宝。按照人口计算，草原三省是加拿大产生文人作家最多的地方。草原文学佳作不断，硕果累累。许多作品荣获加拿大文学的最高奖项——总督奖。草原三省无不为之自豪。草原文学在加拿大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德斯蒙顿·佩西的见解，几乎所有的加拿大现实主义小说均以中部草原为背景。这种状况直至近年来才有所改变。草原小说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人们仍普遍认为描写萨斯喀彻温的小说会比描述安大略省东部的小说更为现实。草原文学的地位在加拿大文学中是不可动摇的。著名作家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格罗夫，辛克莱·罗斯，玛格丽特·劳伦斯和肯·米歇尔等就是草原文学

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是优秀的小说作家。为什么小说会在草原文学中一枝独秀呢？这与大草原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草原地广人稀，风雪天气中，最近的邻居都变得遥不可及，串门是不可能的。草原上没有山脉阻挡北极过来的寒流，因而草原的冬天既冷又漫长。积雪的日子一年中可长达5个月。在没有电视可看而又无法外出的年代，讲故事就成了最好的娱乐，对孩子们也是一种最好的文化熏陶。很多文化传统就这样一代代地流传下来了。城里人为谋生所累，为名利所累，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为孩子们讲故事。而在草原上，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北美文学中也有这个传统。孩提时代听故事成为许多文学大师的文学启蒙课程和文学创作源泉。例如，美国文学中著名的南方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童年时也喜欢听故事，并把这些故事用在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之中。讲故事不需堆砌词藻，要求语言简洁，情节生动，有幽默感，才能吸引住孩子们。这也是草原文学的特色之一。肯·米歇尔走上文学创作之路，除了听故事之外还有自己的特色。他回忆道，在他的家乡穆斯乔，小孩子在学校要不受欺负，或者是自己身强力壮，或者是会编谎言。肯·米歇尔个头矮小，打不过其他孩子，他选择了编谎言，保护自己。想不到这歪打正着，造就了他的文学天赋。肯·米歇尔不仅继承发扬了草原文学中的讲故事传统，他的许多作品都描述他的童年在穆斯乔的经历，他还进行了创新。他成名后，定期在里贾纳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向读者朗读自己的作品。他的朗读就是一种表演，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朗读时他又获得了新的灵感，再版时对作品进行修改，使之完善。其作品在读者中

更加广为流传。

肯·米歇尔 1940 年生于大草原中心地带的穆斯乔。他在里贾纳大学攻读社会学以前，曾在报社短暂工作。从 1970 年开始，他一直在里贾纳的大学教文学创作课。他还先后在班芙，维多利亚，苏格兰，中国的外交学院和南京大学从事过英语文学教学工作。1969 年他还联合其他作家建立了萨斯喀彻温作家协会。除了教学以外，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高产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包括了小说、剧本、诗歌等。他还上台表演自己创作的作品。美丽富饶的大平原为肯·米歇尔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生长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深深地扎根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他用自己的笔讴歌这片土地和勤劳勇敢的草原人，展示大草原的风土人情。

肯·米歇尔的祖先并没有给他留下文学遗产。他的父亲是穆斯乔的谷物收购商和储存代理商。这个大家庭里有九个兄弟姐妹，肯·米歇尔是长子。在他的幼年时代，这一家人奔波于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谋生。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穆斯乔安顿下来，开办畜牧场。肯·米歇尔的父母都是具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农民。但他母亲却是一个阅读兴趣广泛的人，并且是每月一书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在母亲的影响下，肯·米歇尔 12 岁就开始阅读薄伽丘、康拉德和狄更斯等名家的作品。他的一个做教师的姨母也鼓励他读书，经常给他小说阅读。中学时代的肯·米歇尔不喜欢莎士比亚和诗歌，但他却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生活在穆斯乔南部丘陵地带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有讲故事的传统，乡间民风淳朴。他们的社交礼仪，比如婚礼，家庭野餐，团聚，都是讲故事的理想场

所。故事里包含了草原人的智慧,历史,文化和人生的态度。故事讲得诙谐幽默和夸张,充满玩笑和草原人的生活的气息。

肯·米歇尔在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讲故事,展露出语言天赋。肯·米歇尔认为草原文学就是起源于口头文学,即讲故事的乡村文学。在他创作的所有短篇小说之中,几乎都是一个中心人物在讲述故事。在其成长过程之中,肯·米歇尔幸运地生活在穆斯乔的城乡结合部,使他能体验乡间和城市的不同生活。他在城里上学,与城里人打交道。但他的家住在农场上,他体验了骑马,杀牛,干重体力活等乡村生活内容,肯·米歇尔发现自己不适合于农场上繁重的体力活。他要追求一种精神生活。中学毕业后,他去城里卖冰淇淋,做酒吧服务生,当记者。在当记者的几年中,肯·米歇尔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也知道了没上大学的欠缺。于是他去里贾那大学读社会学,寻求了解世界的科学方法。但是肯·米歇尔在大学里接触了英语文学中的“流浪汉冒险故事”的传统之后,却迷上了文学,并以此为职业,成为扎根于本乡本土的知名作家。肯·米歇尔是描写大草原的高手。他特别是善长于描写草原上冬季荒凉的小镇,啤酒屋里的乐趣,对冰上溜石游戏的狂热,辽阔的草原风光,农人们开春前怎样打发时光等。他与西部草原密不可分。

穆斯乔是一座充满水与火矛盾的城市,既有崎岖的山峦,又有辽阔的平原,这种环境造就了草原人奇特的性格,就像当地的气候特征一样,既有二月的冷峻,又有七月的火热。

穆斯乔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充满矛盾的城市,在其初期,它是一座“红灯”城市;现在是农业区域里的工业城市。穆斯

乔奇异的环境造就了以肯·米歇尔为代表的一大批加拿大平原文学作家。他们都在描写穆斯乔的人情世故。穆斯乔也是当地的政治中心。在穆斯乔长大的人们也生活在许多的矛盾之中。这也造就了人们的政治智慧。

马克·吐温的写作风格极大地影响了肯·米歇尔。读者从肯·米歇尔的作品中随处都可领略到马克·吐温式的幽默和善意的讽刺。他在一本正经的描写中，不露声色地调侃着社会各界人物。在肯·米歇尔的笔下，人物总是在奔波，流浪，追求幸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肯·米歇尔的个性。他不喜欢呆在一个地方，最爱旅行。他希望在新的环境中体验新的生活，丰富自己的写作。他憧憬去自己向往的地方，到世界各地漫游，做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谋生。他渴望不为衣食所困扰，能自由地选择环境。尽管他结婚三次，却仍然没有安顿下来，仍然带着全家四处奔波。他喜欢在其他国家生活，探索异国文化。这些生活也为他的作家生涯提供了新的视野。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高超的讲故事技巧，使肯·米歇尔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他们犹如读者生活中的邻居，朋友，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典型人物。

肯·米歇尔除了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以外，他还是一个知名的社会活动家。1969年，他和其他作家一起共同创建了萨斯喀彻温省作家协会，并出任主席。为了培养文学新人，他在萨斯喀彻温省暑期艺术学院办班，并亲自执教和延聘客座教授。他们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肯·米歇尔既是作家、教授，又是诗人、剧作家、演员。他的才华促

进了加拿大文学和草原文学的发展。由于他对加拿大文学的杰出贡献,1999年8月,肯·米歇尔荣获加拿大勋章。华裔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女士盛赞肯·米歇尔是“文学大使”。她说:“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了多种语言;他的剧作也在国外上演,向外国观众展示了加拿大的形象,他是一位文学大使,在不同的国家演讲,并促进加拿大文学在本土的研究。”2000年,肯·米歇尔成为新设立的里贾纳大学杰出大学教授奖的第一位得主,以表彰他在科研、教学、学术活动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毫无疑问,肯·米歇尔是深深地扎根于大草原的加拿大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笔下的草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余廷明

2003年10月于海口海甸岛

目 录

肯·米歇尔与加拿大草原文学

- | | |
|---------------|-------|
| 电力大革命 | (1) |
| 威 廉 | (12) |
| 运 气 | (20) |
| 人人都赢 | (30) |
| 丹杰菲尔德一家 | (38) |
| 开卡车 | (48) |
| 无约束逼攻争球 | (57) |
| 麦多拉克联络点 | (69) |
| 吉里和老板摩根 | (197) |
| 播种时间 | (206) |
| 给我答复,请 | (216) |
| 拉弗迪与西尔马 | (227) |
| 在老墨西哥 | (240) |
| 老师们 | (257) |
| 骄阳已逝 | (265) |
| 抵达基西拉岛 | (271) |

电力大革命

1937年时我还很小，但我记得爷爷失业了。人人都没钱付工钱给他。他实话实说，像做善事一样给人砌砖没有前途。因此大部分时间他就坐在五金店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听收音机。没有其它事情可干时，我们大家都来听。大部分时间都这样，除非你像我一样刚好要去上学。爷爷就整天呆在那里——肥皂剧，天气预报，竞赛节目——当他从哪里得到一点现钱时例外。然后他和弗雷德伯伯会进城去威廉国王酒店的啤酒馆。

在我出生很久以前，爷爷奶奶从欧洲过来。当他们到达穆斯乔时，他们总共有三个孩子——弗雷德伯伯，瑟克拉姑姑和我父亲，一个装满干活衣服的箱子，还有一个用来打桩建围栏，把流浪汉挡在爷爷土地以外的26磅重的大槌。流浪汉是指北爱尔兰新教徒，偷牛贼，资本家和印地安人。一路上乘火车从蒙特利尔过来，他盯着车窗外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对家人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土地。向基督发誓，他们一个也别想对我耍花招。”

他发过誓，要在荒凉的萨斯喀彻温大平原上砌一座坚固的庄园，尽管在离开都柏林以前他一辈子除了握锄头以外没有干过其它任何事情。

他在穆斯乔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车站下火车时，似乎在考虑要拆掉车站，把那个地方播上大麦种。那是凌晨两点钟，但

是他仍然跨着大步在车站大厅来回走动，穿着体面的羊毛西装，配着马甲，挺着胸膛，像是追赶母鸡的好斗公鸡。我父亲，弗雷德伯伯和瑟克拉姑姑就坐在箱子上。奶奶求他去找个地方让他们落脚（一会他们就意识到，他害怕走出车站）。他终于停止踱步，找了一个搬运工，把他们的箱子搬到街对面的旅馆。

第二天上午，他们去了土地办公室，领取他们的土地。然后爷爷租了一辆马车，带着我父亲和弗雷德伯伯去看那块土地。那是他们穿越了半个地球才得到的土地。奶奶和瑟克拉姑姑被告知呆在家里，感谢神圣的贞女生下了耶稣。三个小时以后，爷爷冲进屋子里时，她们还在祈祷。爷爷双眼发狂，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仁慈的耶稣·基督！”他向着她们大叫。“土地太多了！外面土地太多了。”他在屋里来回跑了几次，敲着墙叹息，“几十里地不见人烟！”他瘫在一间床上，躺着瞪着天花板。

“一周后就会把我们逼得神经失常。”

两个男孩进来了，讲述了探险的故事。爷爷出发时还挺好的，也许就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他们离城越远，他就变得越烦躁不安，狂暴。很快他就停止了赶马，并吆喝它停下来。他们刚刚离城才近 20 英里地就折回来了。不过是弗雷德伯伯赶车。爷爷只是蜷缩的马车上，竭力要躲避巨大的天空，还低声告诉弗雷德，把车赶快一点。他跋涉了四千英里来到这片广袤的空间，却发现他患了空旷恐惧症。

那是他在辽阔的平原上最后一次出行。（他确实在 1928 年专门去了一趟巴克赫德，为瑟克拉姑姑修烟囱。）但那是家庭里帮忙。即使那个时候，弗雷德伯伯也只好半夜在密封的

福特小车中送他去，窗户都蒙上了报纸，免得他看见了外面。他放弃了乡间庄园的梦想。他什么也不能干，只好在穆斯乔开始砌砖的职业。那里的树木楼房消除了他的空旷感觉。也许这是幸运的命运转折。肯定从那时起他变富了，直到大萧条降临。我也在那时出世了。

然而，没有在土地上扎根，爷爷总是感到愧疚。他的良心促使他在我父亲满了十六岁的第二天就送他去山里一家养牛场干活。他把瑟克拉姑姑嫁给了巴克赫德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农场主。那人每年秋天要收割 500 公顷小麦。弗雷伯伯是长子，就作了学徒，学砌砖。因此他留在城里与爷爷住在五金店楼上的房间里。

我父亲最终接管了那个养牛场。除了扬起的灰尘和瘦弱的牲畜沉重地从养牛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对养牛场已没有什么印象了。最后养牛场也没有了，牛没有了，也没钱买更多的牛。即使我们买了牛，也没有任何东西喂养它们。我们只有野生的狗尾草和俄国薊草。因此我们迁到穆斯乔，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靠吃救济生活。日子比农场上好过多了。城里无事可干，只能观看风滚草在院子里翻腾。不管怎样我们还得进城来领咸鱼和政府配给的猪肉。我们来了爷爷很高兴，因为父亲去铁路大院里领我们的定量时，也会把爷爷家的一份领回来。我父亲在排队等待领救济时从来没有抱怨过。但爷爷会是第一个饿得要死的人。“害人的政府把我们都驱赶到了这种地步，”他会说，“然后他们要我们排队领这点连上帝都要诅咒的猪食，还拿来毒害我们。”

那时候，我们很多时间都在听爷爷的收音机，一个巨大的黑色胡桃木板做的柜子。他认为他是从河街的一个二道贩子

那里换来的。一个绿色的白炽灯泡电子管预热时在中间发光。有一排旋钮，上面有精心雕刻的缩写首字母。还有一个调频刻度盘，标有东京，马德里和芝加哥一类的城市名。在漫长冬天的夜晚，我们试着调指针，想听听日文或俄文的话剧。可我们能够收得到的却只有穆斯乔频道。穆斯乔是小麦带上的皮带扣。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连几小时躺在地板上，琢磨收音机前方的花纹图案，同时听着另外一个神秘而有魅力的世界的声音。

爷爷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就安放一把饭桌椅子在收音机前面，呆在那里。只有和弗雷德伯伯去威廉国王饭店时他才离开。我父亲设法在市政府找到一份工作，为街道铺石子，四毛钱一天。但是后来情况变得更糟了。1937年秋季的一天，穆斯乔电灯电力公司来人切断了我们的电线，因为没有交钱。听不成收音机对爷爷打击很大。他不仅无事可干，而且还整天想着。因此他从客厅的窗户凝视着外面，窗户俯视着五金店后面的小巷。这里看得见彩虹洗衣店后面，也许那是城里最可怕的景象。

圣诞节前，他发现秘密的那一天就是那么渡过的。弗雷德伯伯和我父亲在争论是谁引起了大萧条——R. B. 贝内特公司还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突然间爷爷从窗户转过身来。他的脸上呈现出新的奇怪神色。“那根电线通哪儿？”他说。

“电线？”弗雷德伯伯说，心神不定地打量着房间。他拍拍口袋寻找一根电线。

“什么电线？”我父亲说。

爷爷朝着窗户点头示意。“从我们窗户前经过的这根电

“行，弗雷德，”他说，“去找手摇曲柄钻”。

他们打了一个孔穿过寝室的墙进入皮扎克夫人的小屋。她也加入了爷爷的电网。没有多久，街区里的每一个人都发现了免费电力供应。他们都要联网。五金店的楼上两层住户。很快，爷爷住房的墙壁和天花板都充满了洞孔，像一个过滤器。电线通向各个方向。用一瓶威士忌酒的价钱，如果他们需要，人们就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亮着电灯。到圣诞节，甚至那些付了帐单的邻居也通知电力公司不付了。那是一个糟糕年代里的宽容圣诞节——爷爷和弗雷德伯伯喜欢为它增光。人人都给了他们荣誉。楼上楼下都有很多庆祝活动，他们总是作为贵宾出现。一种有趣的情感弥漫着整个街区，像处于一种攻城或革命的状态中，而爷爷和弗雷德叔叔是领导人。

元旦前一天，那个下午都快过去了。我躺在客厅的地板上，读圣诞节才得到的一本二手知识手册。奶奶和我母亲在织袜子。我们三个都在三心二意地听梅杰·鲍斯的业余表演。从我眼睛的余光，我认为我看见了爷爷的收音机在动。我眨了一下眼睛盯住它，但是大支架仍然固定在那里，表达着梅杰得体的热情。我翻了一页书。收音机似乎又颠簸动了一下。

“奶奶，”我说，“收音机”。

她从正在打的毛线上抬起头来，那神情却是不相信我说的这句话。我不说话，盯住令人讨厌的收音机。我观察的时候，它在客厅的地板上至少滑动了六英寸。

“奶奶，”我尖叫起来，“收音机在动！自己在动！”

她镇静地看着收音机，然后缠作一团的电线移动过了楼板，最后到客厅的窗户之外。